南北史合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四十六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三十五

南史四十六

王敬則　陳顯達

張敬兒　崔慧景

王敬則臨懷射陽人僑居晉陵南沙縣母為女巫常謂人云敬則生時胞衣紫色應得鳴鼓角人笑之曰汝子

得為人吹角可矣敬則年長兩掖下生乳各長數寸夢
騎五色獅子性倜儻不羈好刀劒嘗與既陽縣吏鬬謂
曰我若得既陽縣當鞭汝小吏背吏唾其面曰汝得既
陽縣我亦得司徒公矣屠狗商販徧於三吳嘗使高麗
與其國女子私通不肯還被收録乃反善拍張補刀戟
左右宋前廢帝使敬則跳刀高出白虎幢五六尺接無
不中仍撫髀拍張甚為儇捷補俠轂隊主領細鎧左右
與壽寂之殺前廢帝及明帝即位以為直閤將軍封重

安縣子敬則少時於草中射獵有虫如烏豆集其身摘去乃脱其處皆流血敬則惡之詣道士卜道士曰此封侯瑞也敬則聞之喜故出都自効後補既陽令昔日關吏亡走勒令出遇之甚厚曰我已得既陽縣汝何時得司徒公邪初至既陽陸主山下宗侶十餘舟同發敬則舟獨不進乃令弟入水推之見烏漆柩敬則呪云爾非凡器若是吉善使舟速進吾富貴當改葬爾舟須臾去敬則入縣收此柩葬之時軍荒後縣有一部劫逃入山

為民患敬則遣人致意刼帥若出首者當相申論治下有廟神甚酷烈士民信之敬則引神為誓必不相負刼帥既出敬則設酒會廟中因於坐收縛曰吾先啟神若負誓還神十牛今不得違誓即殺十牛解神并斬諸刼百姓悅之元徽二年隨齊高拒桂陽王休範於新亭敬則與羽林軍陳顯達寧朔將軍高道慶乘舸迎戰大破其水軍事寧累轉越騎校尉蒼梧王狂虐左右不自安敬則以齊高有威名歸誠奉事每下直輒往領軍府夜

著青衣扶匐道路為齊高聽察齊高令敬則伺機殿內
及楊玉夫將首投敬則敬則馳謁齊高因戎服入宮見
齊高本紀至永明門門郎疑非蒼梧還敬則慮人覘見
以刀環塞窐孔呼開門甚急衛尉丞顏靈寶窺見齊高
乘馬在外竊謂親人曰今若不開納領軍天下會是亂
爾門開敬則隨帝入殿
南齊書曰時四貴集議敬則拔白刀在牀側跳躍曰
官應處分誰敢作同異者

昇明元年遷輔國將軍知殿內宿衛兵事沈攸之事起進敬則冠軍將軍齊高入守朝堂袁粲起兵夕召領軍劉韞直閤將軍卜伯興等於宮內相應戒嚴將發敬則開關掩襲皆殺之殿內竊發盡平敬則力也政事無大小齊高並以委之敬則不識書止下名然甚善決斷齊臺建為中領軍高帝將受禪材官薦易太極殿柱順帝欲避土不肯出宮遜位明日當臨軒帝又逃宮內敬則將輿入迎帝啟譬令出引令升車帝不肯即上收淚謂

敬則曰欲見殺乎敬則答曰出居別宮爾官先取司馬家亦如此帝泣而彈指唯願後身生生世世不復天王作因緣宮內盡哭聲徹於外帝拍敬則手曰必無過慮當餉輔國十萬錢齊建元元年出為都督南兗州刺史封尋陽郡公加敬則妻懷氏爵為尋陽國夫人二年魏軍攻淮泗敬則恐委鎮還都民皆驚散奔走帝以其功臣不問以為都官尚書遷吳興太守郡舊多剽掠有十數歲小兒於路取道物敬則殺之以狗路不拾遺郡無

刼盜又録得一偷召其親屬於前鞭之令偷身長掃街路久之乃令偷舉舊偷自代諸偷恐為所識皆逃走境内以靖仍入烏程從市過見屠肉枅歎曰吳興者無此枅是我少時在此所作召故人飲酒說平生不以屑也遷護軍以家為府三年以改葬去職詔贈敬則母尋陽國太夫人改授侍中撫軍高帝遺詔敬則以本官領丹陽尹尋遷會稽太守加都督永明二年給鼓吹一部會土邊帶湖海人丁無士庶皆保塘役敬則以功力有餘

悉評欽爲錢送臺庫爲便宜帝許之
南齊書載竟陵王子良啟曰伏尋三吳內地百度所資民庶彫流饑寒尤甚可爲痛心頃錢貴物賤殆欲兼倍凡在觸類莫不如茲稼穡難劬斛直數倍今機杼勤苦疋裁三百所以然者實亦有由年常歲調既有逆期僮恤所上咸是見直民間錢多翦鑿公家所受必須員大以兩代一困於所貿鞭捶質繫益致無聊臣昔忝會稽粗閒物俗塘丁所上本不入官良由

陂湖宜壅橋路須通均夫訂直民自為用若甲分毀壞則年一修改乙限堅完則終歲無役令郡通課此直悉以還臺租賦之外更生一調致令塘路崩蕪湖源泄散害民損政實此為劇臣謂塘丁一條宜還復舊所在逋欠優量原除凡應受錢不限大小仍令所在折市帛若民有雜物是軍國所須者聽隨價準值不以一應送錢於公不虧其用在私實獲其饒若救民極弊莫過減賦時和歲稔尚爾虛乏倘值水旱寧

可熟念且西京熾强實基三輔東都全固實賴三河宜蒙寬政少加優恤量畧其目前小利取長久大益無患民背不啟國計不早也上不納

三年進號征東將軍宋廣州刺史王翼之子妾路氏酷暴數殺婢媵翼之子法朗告之敬則付山陰獄殺之為有司所奏山陰令劉岱坐棄市刑敬則入朝武帝為敬則曰人命至重詎下意殺之都不啟聞敬則曰是臣愚意臣知何物科法見背後有節便言應得殺人岱亦引

罪帝乃赦之時則免官以公領郡後與王儉俱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時徐孝嗣於崇禮門候儉因嘲之曰今日可謂連壁儉曰不意老子遂與韓非同傳人以告敬則敬則欣然曰我南沙縣吏儌倖得細鎧左右幸際風雲以至於此遂與王衛軍同日拜三公復何恨朝士以此多之十一年授司空敬則名位雖達不以富貴自遇

南齊書曰虎拱傍偟畧不衿倨

初為散輩使魏於北館種楊柳後員外郎虞長曜北使

還敬則問曰我昔種柳今若大小長騰曰閣中以為其崇帝令羣臣賦詩敬則曰臣幾落此奴度帝問之對曰臣若解書不過作尚書都令史爾那得今日敬則雖不大識書性甚警黠臨州郡令省事讀辭不教判決皆不失理明帝輔政密有廢立意隆昌元年出敬則為會稽太守加都督海陵王立進位太尉明帝即位為大司馬臺使拜授日雨大洪注敬則及文武皆失色一客旁曰公由來如此昔拜丹楊尹吳興時亦然敬則大悅曰我

宿命應得兩乃引羽儀備朝服導引出廳事拜受意猶不自得吐舌久之帝既多殺害敬則自以高武舊臣心懷憂懼帝雖外厚其禮內相疑備數訪問敬則飲食體幹聞其衰老且以居內地故得少安後遣蕭坦之將齊伏五百人行晉陵敬則諸子在部憂怖無計帝知之問計於梁武對曰敬則竪夫易為感唯應錫以子女玉帛厚其使人如斯而已帝納之吳人張思祖敬則謀主也為府司馬頻銜使帝偽傾意待之以為游擊將軍遣敬

則世子仲雄入東仲雄善彈琴江左有蔡邕焦尾琴在主衣庫帝敕五日一給仲雄仲雄在御前鼓琴作懊憹曲歌曰常歎負情儂郎今果行許又曰君行不淨心那得惡人題帝愈猜愧永泰元年帝疾屢殆以張瓌為平東將軍吳郡太守置兵佐密防敬則內外傳言當有處分敬則聞之竊曰東今有誰秖是欲平我耳東亦何易可平吾終不受金甖謂鴆酒也諸子怖懼第五子幼隆遣正員將軍徐嶽以情告徐州行事謝朓為計若同者

當往報敬則眺執獄馳啟之敬則城局參軍徐庶家在
京口其子密以報庶庶以告敬則五官王公林公林敬
則族子也常所委信公林勸敬則急送啟賜兒死單舟
星夜還都敬則曰若爾諸郎要應有信且忍一夕其夜
呼僚佐文武摴蒲賭錢謂衆曰卿諸人欲令我作何計
莫敢先答防閤丁興懷曰官祇應作爾敬則無言明旦
召山陰令王詢臺傳御史鍾離祖願敬則橫刀跂坐問
詢等發丁可得幾人庫見有幾錢物詢祖願對並乖旨

南齊書曰詢答縣丁辛不可上祖願稱傳物多未輸入

敬則怒將出斬之王公林又諫敬則曰此事不可悔官詎不更思敬則唾其面曰我作事何關汝小子乃起兵招集配衣二三日便發欲刼前中書令何胤為尚書令長史王弄璋司馬張思祖止之曰何令高蹈必不從不從便應殺之舉大事先殺朝賢事必不濟及率實甲萬人過浙江謂曰應須作檄思祖曰公今自還朝何用作

此乃止朝廷遣輔國將軍前軍司馬左興盛直閤將軍馬軍主胡松三千餘人築壘於曲阿長岡尚書左僕射沈文秀為持節都督屯湖頭備京口路敬則以舊將舉事民皆擔簹荷鍤隨之凡十餘萬衆至武進陵口慟哭乘肩輿前遇興盛山陽二柴盡力攻之

南齊書曰興盛使軍人遥告敬則曰公兒已死盡公令持底作

官軍不敢欲退而圍不開各死戰胡松領馬軍突其後

白下無器仗皆鸑散敬則大敗索馬再上不得左興盛軍容袁文曠斬之傳首建康時帝疾已篤敬則倉卒東起朝廷震懼東昏侯在東宮使人上屋望見征虜亭失火謂敬則至急裝欲走有告敬則者敬則曰檀公三十六策走是上計汝父子唯應急走耳蓋譏檀道濟避魏事也敬則之來聲勢甚盛凡十日而敗時年六十四朝廷漆其首藏武庫梁天監元年其故吏夏侯亶表請收葬許之

陳顯達南彭城人仕宋以軍功封彭澤縣子後從齊高討桂陽王休範於新亭壘劉勔大桁之敗休範兵進杜姥宅及休範死

南齊書曰太祖欲還衛宮城或諫曰桂陽雖死賊黨猶熾人情難固不可輕動乃止遣顯達渡淮緣石頭北道入承明門屯東堂宮中恐動得顯達乃至稍定顯達出杜姥宅大戰於宣陽津陽門大破其衆矢中左目而鏃不出地黃村潘嫗善禁先以釘釘柱嫗禹步作

氣釘即出乃禁顯達目中鏃出之事平封彭城侯再遷
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加都督沈攸之事起顯達遣軍
授臺長史到遁司馬諸葛導勸顯達保境蓄衆潛通攸
此顯達於坐手斬之
　此二人皆忠於宋者顯達他日之不免肇此矣
乃累遣表疏歸心齊高及即位拜護軍將軍御膳不宰
牲顯達上熊蒸一盤帝即以充飯後拜都督益州刺史
武帝即位進號鎮西將軍益部山險多不賓服大度村

獠前後刺史不能制顯達遣使責其租賧獠帥曰兩眼刺史尚不敢調我遂殺其使顯達分部將吏聲將出獵夜往襲之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自此山夸震服永明二年徵為侍中護軍將軍顯達累任在外經高帝之憂及見武帝流涕悲咽帝亦泣心甚嘉之

南齊書曰荒人桓天生自稱桓玄族率𧈧衆萬餘攻舞陰天生被瘡走顯達進據舞陽遣征虜將軍戴僧靜先進與天生及𧈧戰大敗之天生還竄荒中稍稍

降服

八年為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顯達謙厚有智計自以人微位重每遷官常有愧懼色子十餘人誡之曰我本意不及此汝等勿以富貴凌人家既豪富諸子與王敬則諸兒並精車牛嚴服飾當世快牛稱陳世子青王三爲呂文顯折角江瞿曇白鼻而皆集陳舍顯達知之不悅及子休尚為郡府主簿過九江拜别顯達曰凡奢侈者鮮不敗麈尾蠅拂是王謝家許汝不須捉此自逐郎

耿焚之其静退如此豫廢鬱林之勲延興元年為司空進爵為公明帝即位進太尉封鄱陽郡公加兵二百人給油絡車後以太尉判鄱陽郡公為三公事而職典連率人以為格外三公帝欲悉除高武諸孫以微言問顯達答曰此等豈足介慮乃止顯達建武世心懐不安深自貶退車乘朽敗導從鹵薄皆用羸小侍宴酒後啟帝借枕帝令與之顯達撫枕曰臣年已老富貴已足唯少枕枕死特就陛下乞之帝失色曰公醉矣以年老告退

不許永泰元年以失沔北五郡乃遣顯達北侵永元元年顯達督平北將軍崔慧景衆軍四萬圍南鄉界馬圈城去襄陽三百里攻之四十日魏軍食盡噉死人肉及樹皮外圍急魏軍突走顯達入據其城遣軍主莊邱黑進取南鄉縣魏孝文帝自領十餘萬騎奄至

南齊書曰顯達引軍渡水西據鷹子山築城人情沮敗

軍主崔恭祖胡松以烏布幔盛顯達數人擔之出均水

口臺軍緣道奔退死者三萬餘人顯達素有威名著於外境至是大損喪御史中丞范岫奏免顯達官冊府元龜載詔答曰昔衛霍出師往往無功馮鄧入關有時虧喪況公規謀肅舉見可知難無損威略方振遠圖廓清朔土雖執憲有常非所得議

入表解職並不許以為江州刺史鎮盆城初王敬則事起始安王遙光啟明帝慮顯達為變欲追軍還事平乃寢顯達亦懷危怖及東昏立彌不樂還都得此授甚喜

尋加領征南大將軍給三望車顯達聞都下大相殺戮徐孝嗣等皆死傳聞當遣兵襲江州懼禍及十一月十五日舉兵欲直襲建鄴以掩不備又遥指郢州刺史建安王寶寅為主

南齊書載顯達令長史庾弘遠等與朝貴書曰後主行悖三才淫犯先宫穢興閨闈皇陛為市廛之所雕房起征戰之門任非華尚寵必寒厮江僕射兄弟忠言屬薦正諫繁興覆族之誅於斯而至故乃扦嗌之

刑四剽於海路家門之釁一起於中都蕭劉二領軍
並升御坐共稟遺詔宗戚之若諒不足談渭陽之悲
何辜至此徐司空歷葉忠榮清簡流世匡翼之功未
著傾宗之罰已彰沈僕射年在懸車將念凡杖歡歌
園藪絕影朝門忽招陵上之罰何萬古之傷哉遂使
紫臺之路絕縉紳之儔纓組之闈罷金張胄哉
蟬冕為賤寵之服嗚呼皇陛列刧豎之坐且天人同
怨乾象變錯往歲三州流血今者五地自動此而未

廢孰若可興我太尉公從彼英序還抗社稷本欲鳴笳細錫無勞戈刄但忠讜有心節義難遺信次之間森然十萬此蓋捧海澆螢烈火消凍耳吾子其擇善而從無令竹帛空為後人笑也

朝廷遣後軍將軍胡松等據梁山顯達率衆數千人發尋陽與松戰於采石大破之都下震恐十二月顯達多置屯火於岸側潛軍西渡取石頭北上襲京城宮掖大駭閉門守備顯達特馬稍後步軍數百人與臺軍戰於

西州前再合大勝手殺十餘人矟折宮軍繼至顯達不能抗退走至西州後烏榜村騎官趙潭注矟刺之落馬斬於籬側血涌湔籬似淳於伯被刑時年七十三顯達在江左遇疾不治尋差意甚不悅是時連大雪梟首朱雀而雪不集諸子皆遇害

張敬兒南陽冠軍人父醜為郡將軍官至節府參軍敬兒年少便弓馬有膽氣好射虎發無不中南陽新野風俗出騎射敬兒尤多膂力稍官至寧蠻府行參軍隨同

郡人劉胡伐襄陽諸山蠻深入險阻所向皆破又擊湖
陽蠻官軍引退蠻追者數千敬兒單馬在後
南齊書曰衝突賊軍數十合殺數十人矢中左腋
賊不能抗山陽王休祐鎮壽陽求善騎射士敬兒及襄
陽俞湛應選敬兒善事人遂見寵為長史行參軍泰始
初署中兵領軍討義嘉之亂與劉胡相拒於鵲尾洲啟
明帝乞本郡事平除南陽太守敬兒之為襄陽府將也
家貧每休假輒傭賃自給嘗為城東吳泰家擔水通泰

所愛婢事發將被殺逃匿棺中以蓋加上乃免及在鵲尾洲啟明帝云泰黨同逆以絲助雍州刺史袁顗為弩弦若事發乞其家財帝許之至是收籍吳氏唯家人裸身得出僮役財貨直數千萬敬兒皆有之先所通婢即以為妾後為越騎校尉桂陽王休範事起隸齊高頓新亭矢石既交休範白服乘輿勞樓下敬兒與黃回白齊高求詐降以取之

南齊書載敬兒與黃回白高帝曰桂陽所在備防寡

聞若詐降而取之必可擒也
齊高曰卿若辦事當以本州相賞敬兒相與出城南放
仗走大呼稱降休範喜召至輿側回陽致齊高密意休
範信之回目敬兒敬兒奪取休範防身刀斬之其左右
百人皆散
通鑑考異曰休範傳作數十為是若有數百回敬兒
敢徑往取之耶
敬兒持首歸新亭除驍騎將軍加輔國將軍齊高置酒

謂敬兒曰非卿無令日然以敬兒人位既輕不欲使便
為襄陽重鎮敬兒求之不已乃微動齊高曰沈攸之在
荆州公知其欲何所作不出敬兒防之恐非公利齊高
笑而無言乃除雍州刺史加都督封襄陽縣侯部伯沔
口敬兒乘舴艋過江詣晉陽王燮中江遇風舟覆左右
丁壯者各泅水走餘二小吏沒舟下呼敬兒求救敬兒
兩挾挾之隨舟覆仰得在水工如此翻覆行數十里方
得迎接失所持節更給之至鎮厚結攸之得其事迹密

白齊高帝

南齊書曰攸之聞敬兒上慮見掩襲敬兒至厚結攸之信饋不絕每得太祖書論選用方伯密事輒示敬兒以為反間

又與攸之司馬劉攘兵情款及蒼梧廢敬兒疑攸之當因此起兵密問攘兵攘兵無所言寄敬兒馬鐙一隻敬兒乃為備昇明元年冬攸之乃遣使報敬兒敬兒勞接周至為設食訖列仗於廳事前斬之集部曲偵攸之下

當襲江陵敬兒告變使至

沈約齊紀曰攸之謀為亂敬兒遣使詣攸之賀冬攸之呼使密室謂之曰奉太后令得袁司徒劉丹陽書呼我速下可令雍州知此意復敬兒書曰信口一二而封雞毛桃耳數物置函中敬兒賀冬使即乘驛白蕭公

高帝大喜進號鎮軍將軍改督攸之至郢城敗走其子元琰與兼長史江乂別駕傅宣等還江陵敬兒軍至白

水元㻋聞城外鶴唳謂是呌聲恐懼欲走其夜又宣開門出奔城潰元㻋奔竄洲見殺敬兒至江陵殺攸之親黨没入其財物數千萬悉以入私送臺者百不一攸之於湯渚村自經死居人送首荆州敬兒使楯擎之葢以青繖狥諸市郭

愚按沈攸之之忠於宋室敬兒乃忍殘其首耶宜其他日不保首領也

乃送建鄴進爵為公敬兒在雍州貪殘民間一物堪用

莫不奪取又於襄陽城西起宅收聚財貨宅之大小殆
侔襄陽又欲移羊叔子墮淚碑於其處置臺綱紀諫曰
此羊太傅遺德不宜遷動敬兒曰太傅是誰我不識及
齊受禪遷散騎常侍車騎將軍置佐史高帝崩遺詔加
開府儀同三司於家竊泣曰官家大老天子可惜太子
年少向我所不及也及拜王敬則戲之呼為褚淵敬兒
曰我馬工所得終不能作華林閣勲也敬則甚恨焉初
敬兒微時有妻毛氏生子道門而鄉里尚氏女有色敬

兒悅之遂棄毛氏而納尚氏為室及居三司尚氏猶居
襄陽宅敬兒慮不復出外乃迎家口悉下至都啟武帝
不蒙勞問敬兒心自疑及垣崇祖死愈恐懼性好卜術
信夢尤甚初征荆州每見諸將帥不遑餘計惟叙夢云
未貴時夢居村中社樹欻高數十丈及在雍州又夢社
樹直上至天以此誘說部曲自云貴不可言又使於鄉
里為謡言使小兒輩歌曰天子在何處宅在赤谷曰天
子是阿誰非猪如是狗敬兒家在冠軍宅前有地名赤

谷既得開府又望班劒語人曰我車邊猶少班蘭物歆兒長自荒遠少習武事既從容都下又四方寧靖益不得志其妻尚氏亦曰吾昔夢一手熱如火而君得南陽郡元徽中夢一髀熱如火君得本州建元中夢半體熱尋得開府今復舉體熱矣以告所新言其妻初夢次夢又言今舉體熱矣

愚按武帝既殺敬兒不得不假此為辭我車前猶少班蘭物志不過如此

閹人聞其言說之事達武帝敬兒又遣使與蠻中交關帝疑有異志永明元年敕朝臣華林入關齊於坐收敬兒初左右雷仲顯常以盈滿誡敬兒不能從至是知有變抱敬兒泣敬兒脫冠貂投地曰用此物誤我及子道門道暢道休並被殺

愚按敬兒殺邊榮程邕之事是足以死不獨吳泰不肯相捨也

少子道慶見宥後數年帝與豫章王嶷三日曲水內宴

忽非艦船流至御坐前覆没帝由是言及敬兒悔殺之敬兒始不識書及為方伯乃習學讀孝經論語初徵為護軍乃潛於密室中屏人學揖讓答對空中俯仰妾侍竊窺笑焉將拜三司謂其妻嫂曰我拜後府開黄閤因口為鼓聲初得鼓吹羞便奏之又於新林娩廟為妾祈子祝神口自稱三公其鄙俚如此始其母於田中卧夢犬子有角舐之已有娠生敬兒故初名狗兒又生一子因狗兒名復名猪兒宋明帝嫌狗兒名鄙改為敬兒故

豬兒亦改恭兒位正員郎謝病歸本縣常居上保村不肯出仕無異居民然與敬兒愛友甚篤及聞敬兒敗走入蠻後自首出原其罪

崔慧景字君山清河東武城人父系之州別駕慧景少有志業仕宋為長水校尉齊高在淮陰慧景與宗人祖思同時自給及受禪封樂安縣子為都督梁南秦二州刺史

南齊書曰梁州賊李烏奴屢為官軍所破走氐中乘

閻擾動梁漢慧景發漢中兵衆進屯白馬時參軍王圖南率益州軍從劒閣掩討慧景遣支軍與圖南腹背攻擊烏奴大敗奔武興

永明四年為司州刺史母喪詔起復本任慧景每罷州輒傾資獻奉動數百萬武帝以此嘉之十年為都督豫州刺史鬱林即位慧景以少主新立密與魏通朝廷疑之明帝輔政遣梁武至壽春安慰之慧景密啟送誠勸進建武四年為度支尚書領太子左率

南齊書魏虜傳曰虜主元宏攻沔北五郡假慧景節率眾二萬騎千匹向襄陽及至襄陽五郡已沒慧景與太子中庶子蕭衍及軍主董仲民劉三陽傅法憲等率五千餘人進行鄧城須臾望虜數萬騎奄至諸人登城拒守時慧景等蓐食輕行皆有饑懼之色虜遣軍趨城東南斷慧景歸路又遣軍屯城東城北行欲出戰慧景曰虜不夜圍人城待日暮當去既而虜衆轉盛慧景於南門拔軍去衆軍不相知隨後奔走

鹵軍從北門入劉山陽與部曲數百人斷後苦戰且戰且退慧景過鬧溝軍人踏藉橋皆斷壞鹵軍夾路射之法憲見殺赴溝死者相枕山陽取棟杖填溝乘之得免鹵主率大衆追之時至沔陽攙城苦戰戰至暮乃退衆軍恐懼其夕皆登舟還襄陽　愚按梁武慧景共事又同敗乃獨云欲出戰何也南齊書作於梁世故多飾辭資治通鑑聊仍之耳南史不載有以夫

東昏即位為護軍時輔國將軍徐世標專權號令慧景
備員而已帝既誅戮將相舊臣皆盡慧景自以年宿位
重轉不自安及裴叔業以壽陽降魏即授慧景平西將
軍假節侍中護軍如故率軍水路征壽陽軍頓白下將
發帝長圍屏除出琅邪城送之帝戎服坐樓上召慧景
騎進圍內無一人自隨裁交數言拜辭而去慧景出至
白下甚喜曰頸非復小豎等所折也子覺為直閤將軍
慧景密與之期時江夏王寶玄鎮京口聞慧景北行遣

左右余文興說之曰朝廷任用羣小猜害忠賢江劉徐沈君之所見身雖曾衛亦不知滅亡何時君今者之舉有功亦死無功亦死欲何求所免機不可失今擁强兵北取廣陵收吳楚勁卒身舉州相應取大功如反掌耳慧景常不自安聞言響應時廬陵王長史蕭寅司馬崔恭祖守廣陵城慧景以實玄事告恭祖恭祖旣無宿契口雖相和心實不同還以事告寅共爲閉城計寅心謂恭祖與慧景同謂曰廢昏立明人情所樂寧可違拒恭

祖猶執不同俄慧景至恭祖閉門不敢出慧景知其異己泣數行而去中兵參軍張慶延明巖卿等勸慧景襲取廣陵先容遣軍主劉靈運間行突入慧景俄繼至遂據其城子覺至

南齊書曰慧景過廣陵數十里召會軍主曰吾荷三帝殊恩膺顧託之重少主昏狂朝廷壞亂危而不扶責在今日欲與諸軍共安宗社何如衆皆響應

仍使領兵襲京口寶玄本謂大軍併來及見人少極失

所望拒覺擊走之恭祖及覺精兵八十濟江恭祖心本不同及至蒜山欲斬覺以軍降京口不果而止覺等軍器精嚴栁燈沈佚等謂寶玄曰崔護軍威名既重厥誠可見既已脣齒忽中道立異彼以樂歸之衆亂江而濟誰能拒之於是登北固樓舉千蠟燭為烽火應覺帝聞變以右衛將軍左興盛假節督都下水陸衆軍慧景停二日便率大衆一時俱濟江趨京口寶玄仍以覺為前鋒恭祖次之慧景領大都督為衆軍節度

南齊書曰臺遣驍將軍張佛護直閤將軍徐元稱等據竹里為數城遂射慧景軍因合戰覺及恭祖領前鋒皆傖楚善戰又輕行不火食以數舫緣江載酒肉為軍糧每見臺軍及城中煙火起輒盡力攻擊臺軍不復得食以此饑困元稱等欲降佛護不許恭祖等復攻之城陷佛護單馬走追得斬首元稱降餘軍主皆死臨沂令李玉之發橋斷路慧景收殺之臺遣中領軍王瑩都督衆軍據湖頭實甲數萬慧景至查硎

竹塘人萬副兒善射獵能捕鹵投慧景曰今平路皆為臺軍所斷不可議進惟宜從蔣山龍尾上出其不意耳慧景從之分遣千餘人魚貫緣山自西巖夜下鼓叫臨城中臺軍驚恐即時奔散帝又遣左衛將軍左興盛率臺內三萬人拒慧景於北籬門望風退走慧景引軍入樂游苑恭祖率輕騎十餘匹突進北掖門乃復出宮門皆閉慧景引衆圍之

東府石頭白下新亭諸城皆潰左興盛走不得入宮逃

淮渚荻船中慧景擒殺之

南齊書曰宮中遣兵出盪不克慧景燒蘭臺府署為戰場

慧景稱宣德皇后令廢帝為吳王時柳燈別推寶玄恭祖為寶玄羽翼不復承奉慧景嫌之巴陵王昭胄先逃民間出投慧景意更向之故猶豫未知所立此聲頗泄燈恭祖始貳於慧景又恭祖勸慧景射火箭焚北掖樓慧景以大事垂定後若更造費用功多不從其計性好

談義兼解佛理頓法輪寺對客高談恭祖深懷怨望先是衛尉蕭懿為豫州刺史自歷陽步道征壽陽帝遣密使告之懿率軍主胡松李居士等自采石濟岸頓越城舉火臺城中鼓叫稱慶恭祖先勸慧景遣二十人斷西岸軍令不得渡慧景以城旦夕降外救自應散不許恭祖請擊義師又不許乃遣子覺將軍甲數千人渡南岸懿師昧旦進戰覺大敗單馬退人情離沮恭祖頓軍興皇寺於東宮掠得女妓覺來逼奪之由是忿恨其夜恭

祖與驍將劉靈運詣城降慧景乃將腹心數人潛去欲北渡江城北諸軍不知猶為拒戰城內出盪殺數百人慧景餘衆皆奔慧景圍城凡十二日軍旅散在都下不為營壘及走衆於道稍散單馬至蟹浦投漁人太叔榮之榮之故慧景門人時為蟹浦戍謂之曰吾以樂賜汝汝為吾覓酒既而為榮之所斬以頭内鰌籃中擔送都

冊府元龜曰初慧景推江夏王寶玄圍臺城有一五色帆飛翔雲中半日不見衆皆驚怪私曰幡者事尋

當翻覆也數日敗

恭祖者慧景宗人驍果便馬矟氣力絶人頻經陣陣討王敬則與左興盛軍容袁文曠爭敬則首許明帝曰恭祖禿馬絳衫手刺倒敬則故文曠得其首以死易功勲而見枉奪若失此勲要當刺殺左興盛帝以其勇健謂興盛曰何容令恭祖與文曠爭功遂封三百户慧景平後恭祖繫尚方少時殺之覺亡命為道人見執被害

南齊書曰覺臨刑與妹書曰捨逆旅歸其家以為大

樂況得從先君游太情乎平生素志士大夫皆知旣

不能附驥尾安得施名後世慕古竹帛之士今皆亡

矣慧景妻女亦頗知佛義

覺弟偃年十八便身長八尺博涉書記善蟲篆爲始安

內史藏竄得免和帝西臺立以爲寧朔將軍中興元年

詣公車上書申冤言多指斥尋下獄死

南齊書載偃所上書曰臣竊惟太祖高宗之孝子忠

臣而昏主之賊臣亂子者惟江夏王與陛下也祖業

重家國之切江夏行於先陛下蹈於後雖成敗異術
而所由同方況先帝之子陛下之兄如此弗恤其餘
何幾所以然者猶倖小民無識耳使其曉然知此相
聚而逃陛下以責江夏之寃未審朝廷何以應之若
天聽迴光發惻愴之詔使東年朱虛東褒儀父之節
暴白海內則荷戈之士誰不盡死事寢不報僵又上
言曰近冒陳江夏寃未蒙褒贈臣誠下曉聖朝所以
然之意若以狂主雖往實是天子江夏雖賢實是人

臣先臣奉人臣逆人君以為不可未審陛下亦是人
臣否而鎮軍臣穎冑亦復奉人臣逆人君令之嚴兵
勁卒方指象魏者其故何哉臣聞王臣之節竭知盡
公以奉其工居股肱之任者申理寃滯薦達羣賢鎮
軍將軍穎冑以伊霍功荷稷旦任中領軍臣衍受帷
幄之寄副宰相之任而同知先臣股肱江夏匡濟王
室天命未遂亡與而不為陛下晳然一言是不忠也
若以先臣遣使江夏斬之則征東之驛何為見戮陛

下斬征東之使賓詐山陽江夏違先臣之請賓謀孔
矜天命有歸故事業不遂耳夫惟聖人乃知天命守
忠之臣惟知盡死安顧成敗先臣之忠有識所知南
史之筆千載可期亦何待陛下屈伸而為褒貶然臣
聞生人之死肉人之骨有識之士未為多感惟公聽
並觀伸人狂屈則溥天之下皆為之死何者理所不
可已也是故桀之犬可使吠堯跖之客可使刺由而
又何況由之犬堯之客若陛下猶疑鎮軍未決乞下

征東共詳可否何則陛下昏主之弟江夏亦昏主之
弟鎮軍受遺託之恩先臣亦荷顧命之重情無異而
事皆同惟成敗殊耳若僥倖萬一天鑒昭然則軻沉
七族離燔妻子人以為難臣豈不易詔報曰具卿究
切卿門首義而旌德未彰追以慨然當顯加贈謚
愚按偃言痛切乃爾何既奉溫詔又下獄以斃無乃
慧景本蕭懿所伐故梁武欲為兄諱不加湔雪乎雖
然偃二疏不朽矣

先是東陽女子婁逞變服詐為丈夫粗知圍棊解文義徧游公卿仕至揚州議曹從事事發明帝驅令還東逞始作婦人服而去歎曰有如此伎還為老嫗豈不惜哉此人妖也陰而欲為陽事不果故泄敬則遥光顯達慧景之應也舊史裴叔業有傳事終於魏今略之云

論曰光武功臣所以能終身名者豈惟不任職事亦以繼奉章明心存正嫡王陳拔迹奮飛則建元永明之運身極鼎將則建武永元之朝勲非往事位踰昔等禮授

雖重情分不交加以主猜政亂危亡慮及舉手扞頭人思自免干戈既用誠淪犯上之蹟敵國起於同舟況又疎於此也敬兒挾震主之勇當鳥盡之運內感邪夢蹟涉覬覦其至殲亡亦其理也慧景以亂濟亂能無及乎愚按四子者身仕宋朝而心黨齊室以反覆取榮自應以反覆及禍宜其舉事無成身家同盡也雖然亦云悲矣

南北史合注卷四十六